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1.01.016

新莱茵报		
第3号 科隆,星期六 6月3日. 1848		
《新莱茵报》发行部启事 (马克思)		
编辑部委员会		
概览		科隆 6月2日 康普豪森在5月30日会议上的声明 (马克思)
德国		
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 作者 格奥尔格·维尔特 普赖斯先生的困境		
第二版		
康普豪森在5月30日会议上的声明 (马克思) (接第一版)		
石勒苏益格。 德国军队在松德维特的失败 (恩格斯)		
匈牙利		
比利时		
编辑部注释		

第三版		
意大利 (恩格斯)		
法兰西共和国		
	西班牙	
	大不列颠	波兰

第四版		
美洲		(法兰克福议会流传的签名信)
	■ 布吕尔 ■ 公民舍费尔维护个人荣誉的叙事	
商业新闻		科隆地方议会的谈判
股市新闻		
潘内斯在公民协会的发言		
	高级会议!	
邮轮 科隆 6月2日	反对普鲁士宪法草案抗议书签名地点	《新莱茵报》 股东大会通知
莱茵河水位		《新莱茵报》广告提交时限
科隆自卫团 (通知)		艺术展览会
	酒店开业	椰子油苏打肥皂
	餐厅	《黑红金》
海尔先生的糕点		风景画
房屋出租	冰淇淋	臂徽, 锦带
		雇主声明停止侍者服务
		印刷所署名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3号.

科隆, 星期六 6月3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¹

订阅价格: 科隆地区一季度 1 塔勒15 银格罗申。² 除科隆外, 普鲁士其他地区2 塔勒3 银格罗申9 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 8月, 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 科隆地区2 塔勒; 科隆地区之外2 塔勒 25 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³先生处订阅, 地址: 科隆 圣阿加莎街12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 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四栏版面8 磅活字⁴ 每行或相同篇幅 1 银格罗申6 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编辑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⁵,
恩斯特·德朗克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⁷,
斐迪南·沃尔夫⁸,
威廉·沃尔夫⁹,

总编辑

编辑

¹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²)第1部分第7卷, 此篇广告作者为马克思。该广告在1-15号报纸置于通栏头版头条(9-15号不再分段)。

² 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 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 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³ 克劳特, 威廉(Clouth, Wilhelm 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 《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⁴ 磅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 8磅=1/9英寸, 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⁵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 后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被判刑6年。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⁶ 德朗克, 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记者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新莱茵报》编辑。

⁷ 维尔特, 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新莱茵报》编辑。

⁸ 沃尔夫, 斐迪南(Wolff, Ferdinand 1812-1895)——德国记者和政论家,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新莱茵报》编辑。绰号: 红色沃尔夫。

⁹ 沃尔夫, 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记者和政论家、教师,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新莱茵报》编辑。绰号: 鲁普斯(Lupus)。

概 览

德国。科隆(施托尔韦克公民大会的请愿——康普豪森¹⁰在5月30日会议上的声明。——柏林的新动乱)。柏林(阿朔夫¹¹——5月30日和31日的国民议会会议——波兹南¹²的来信)。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¹³。美因茨市理事会上的声明)。斯图加特(市民自卫队¹⁴)。多瑙埃兴根¹⁵(巴伐利亚军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¹⁶(德国军队在松德维特¹⁷的失败)。

匈牙利。佩斯(耶拉契奇¹⁸)。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党候选人)。

意大利。都灵(卡尔·阿尔伯特¹⁹给威尼斯人的声明)。——那不勒斯(细节-反响)。米兰(维琴察²⁰的冲突)。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5月30日和31日的国民议会会议。请求逮捕路易·勃朗²¹——5月15日报道)。

西班牙。马德里(塞维利亚²²的叛乱分子在葡萄牙解除武装)。

大不列颠。伦敦(移民计划——议会谈判——政府部门的失利)。布拉德福德²³, 奥尔德姆²⁴(工人骚乱)。曼彻斯特(最新消息)。

波兰。克拉科夫²⁵(州议会)。

美洲。纽约(波尔克²⁶的声明——国会辩论——尤卡坦²⁷和印第安人)。

交易和股市新闻。

10 康普豪森, 鲁道夫(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银行家, 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11 阿朔夫(Aschoff)——普鲁士将军, 柏林卫戍司令。1848年4-5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

12 波兹南(Posen), 19世纪为普鲁士控制的城市, 临瓦尔塔河, 居于波兰平原中心。1918年波兹南起义后波兰获得独立。现在是波兰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城市之一。

13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1848年5月18日在德国民主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德意志联邦国民议会, 计划以民主的方式统一德国。因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故名。该议会无实权, 但会场悬挂的国旗, 为今德国之国旗。

14 市民自卫团(Die Bürgerwehr), 柏林1848年三月革命后在科隆、柏林和其他许多德国城市建立的准军事组织, 由城市里不同阶层的人组成, 参加者大多没有军事素养。《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德朗克和维尔特参加了科隆市民自卫团, 为的是对这个组织施加革命影响。

15 多瑙埃兴根(Donaueschingen),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西南部的小城, 邻近多瑙河两个源头的汇合处。

16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 德国最北部的一个州。1848年丹麦和德国就此地的主权发生争执, 最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者。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 丹麦获胜。1864年发生第二次战争, 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 该地区除北部很少部分归丹麦外, 纳入德国版图。

17 松德维特半岛(Sundewitt), 即今天的松讷沃半岛(Sundeved), 位于丹麦南部日德兰半岛东海岸的一个半岛。

18 耶拉契奇, 约西普(Jellachich[克罗地亚语拼写: Jellačić], Josip, 1801-1916)——伯爵, 奥地利将军, 克罗地亚、达尔马西亚和斯拉窝尼亚总督(1848-1859), 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

19 卡尔·阿尔伯特·阿马迪斯(Karl Albert Amadeus, 意大利语: 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 Alberto Amadeo 1798 - 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 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20 维琴察(Vincenza), 意大利北部城市, 维琴察省省会, 位于威尼斯以西61公里山谷低地处, 巴基廖内河流贯市区。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1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 社会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卢森堡宫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的机构)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22 塞维利亚(Sevilla), 西班牙南部瓜达尔基维尔河下游较大城市。

23 布拉德福德(Bradford), 英格兰约克郡的一个城市, 在利兹西部15公里。英国早期文化中心之一。

24 奥尔德姆(Oldham), 英格兰中部城市, 位于曼彻斯特东北11公里。17世纪中叶以亚麻纺织著称, 18-19世纪曾是国际纺织业中心。

25 克拉科夫(Krakau), 波兰语Kraków, 现在是波兰第二大城市, 位于波兰南部。在波兰几次被瓜分的历史中, 它在1815-1846年间是波兰唯一的主权领土。

26 波尔克, 詹姆斯·诺克斯(Polk, James Knox 1795-1849)——美国第11任总统(1845-1849)。曾任众议院议长(1835-1839)和田纳西州州长(1839-1841), 属于民主党。在他任职期间打赢了美-墨战争。

27 尤卡坦半岛(Yucatan), 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半岛, 半岛上古玛雅文明的遗址。

德国 .

科隆，6月2日。昨天，在施托尔韦克大礼堂的民主集会上，我们向柏林制宪会议提出下列请愿，随即被广泛认同并获得了许多签名，以下则是在集会中的讲话内容。

多么盛大的会议！

在承认人民自治权已成为历届执政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后，

[转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接一栏]

我们的国王似乎为了渴盼已久的统一和自由，向新的普鲁士先驱者们做出许诺：普鲁士将在德意志范围内崛起并成为运动的领导人。但这个期望再次落空了！如果普鲁士为出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找借口，那么基于德国联邦议院之上的关于普鲁士政府动议和影响的所谓舆论，或许并不是真实的。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以让人将德国的统一与自由运动真正联系起来。我们人民的声音在反复呐喊，在国民议会终止制宪工作之前，普鲁士制宪会议对德意志统一而言既是和平的，也是危险的。科隆地区已签名的公民现在意识到，该普鲁士宪法草案对人民自由和主权的威胁甚至大于对统一的威胁。

这是一次对比利时宪法不成功的模仿，这一草案忽视了许多重要的制度，而这些制度似乎是人民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虽然其中有些制度在之后的法律中保留，但这里面显然有许多是违反了人民的主权原则的。

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单独的语句中，都没有承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事实，而是坚持了绝对主义的原则。国王高于宪法，他直接“托上帝鸿福”²⁸，处于上帝与人之间的位置。弱势的人民只配分担国家的事务，不配发表自己的观点。

军队和官员必须宣誓效忠并且服从国王和宪法。

国王支配所有国家机构以及军队中的职位，未经他的允许，不能颁布任何法令。

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只要国王授予你贵族名号或是其他奖励，你就高人一等；军队没有集会权和请愿权；财产竟成为进入所谓最高阶级的条件。

关于保障个人自由、住宅的不可侵犯，并未给出进一步的规定，教会与国家的完全分离也没有得到承认。

宣布了教学自由²⁹，但在参考现行法规后又被废止；特殊情况下保障通信的私密性也成了幻想。

新闻出版虽然是被允许的，但也受现行警方法规、邮资邮票的限制；露天集会权也要向警察的专制屈服！

投票权和选举权应在之后的法律中加以规范。

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通常甚至连口头宣布都没有；民事案件的公开性受到质疑。这些被威胁会受到严厉惩罚的行为，以及政治犯罪和出版犯罪，并未完全或者至少未能明确地受到陪审团裁决的制约。

关于法院和行政的职权范围参考法律规定，关于纠纷的最终裁决也不应只交给法院。

[转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所谓维护王室世袭财产³⁰ 的规定依旧存在，而公民清单的最终确定却遥不可期。

没有提及到普遍武装，逐渐缩减军备，公民身份的相互融合，警察和官员制度的变化，社区的独立性。免费教育没有被认为是必要的，也根本未提及穷人的教育问题。所有当今时代的社会问题都被忽略，最终对未来这一法案的前景也被完全切断，这里建立的仍是“贵族议院”，而非人民议院。它们的构成、持续时间以及对贵族势力的沿袭、他们在立法中的否决权，都代表的是新贵族与大选当选代表的利益，并且通过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尖锐干预，最大程度地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情感和普遍意志。

因此，已签名的科隆公民建议：制宪会议拒绝该宪法草案，在制宪工作未完成之前，国民议会的制宪会议在新的基础上制定普鲁士宪法。

28 托上帝鸿福（von Gottes Gnaden），也可译为“蒙上帝恩典”。常见于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头衔上，被认为是君权神授说的象征。

29 教学自由（die Freiheit des Unterrichts），始于1848年德国《保罗教堂宪法》，其中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其后为1850年《普鲁士基本法》采纳，成为最早以成文法形式公布的学术自由条款。

30 王室世袭财产（Kronfideikommiss），源自拉丁语fideicommissum，这里是指在宪法草案中关于王室世袭财产基金的规定，仍实行1820年1月17日的法规。

** 科隆，6月2日。Post et non propter³¹ [在这个之后，而不是由于这个]，这就是说，康普豪森先生不是由于三月革命，而是在三月革命以后当了首相的。康普豪森先生（用郑重而夸大的口吻，并且为了掩盖自己的心慌意乱，表面上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³²）在1848年5月30日把自己内阁的这种革命后的性质通知了根据他和间接复选人的协议召开的柏林议会³³。

考察历史的朋友³⁴说：“3月29日成立的内阁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就组成的，它过去和现在都不否认这一事件的意义。”

康普豪森先生声明说，他在3月29日以前并没有组阁，这可以在普鲁士《国家报》³⁵近几个月的合订本中得到证实。那个至少可以作为康普豪森的升天节的编年起点的日期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康普豪森先生）。在街垒战中牺牲的战士们³⁶的冰冷尸体³⁷成了通向3月29日内阁道路上的路标和指南，这对他们是个多大的安慰。Quelle gloire！³⁸ [多么光荣呵！]

总之，康普豪森内阁是在三月革命后组成的。这个康普豪森内阁承认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至少不否认这个意义。革命本身是小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却很重大！它的意义就是至少在post festum³⁹ [事后]成立了康普豪森内阁。

“这个事件（康普豪森内阁成立还是三月革命？）⁴⁰是改造我国内部制度的最重要的促进原因之一。”

这就是说，三月革命是成立3月29日内阁，即成立康普豪森内阁的一个“最重要的促进原因”。或者这应当理解为：普鲁士的三月革命使普鲁士革命化了？

[下转第二版一栏]

[第一版下部一至三栏]

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

作者 格奥尔格·维尔特

普赖斯⁴¹先生的困境

震撼世界的柏林革命这一消息传来之后，普赖斯先生度过了可悲的一天。黑夜降临了，他的恐惧也随之增长了百分之二十。普赖斯先生想：“黑夜可不是人类的朋友。”于是他在账台里面寻找两支老式土耳其手枪，这是从前他的外叔祖去东方探险带回来送给他的。他差人到药房去买七个洛特⁴²上等质量的火药。他没有子弹，就从自己印章盒里取出两颗玛瑙丸。

普赖斯先生一声不响地一边吃晚饭，一边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即将会发生的事情。晚饭后，他亲手把屋里所有的门都闩紧了。一条混种狗拴在厨房里的百叶窗后面，门厅里点着一盏过夜的小灯。十点钟光景，这位可敬的先生带着藐视死亡的神情，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进了卧房。房间里异常沉静，阴森可怕。——“无论如何你得先看看床下！”普赖斯先生想。——他一只手握住一支土耳其手枪，吃力地弯下腰，他万分惊奇地确信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辛得哈纳斯⁴³躲在床底下，只有那只无辜的洁白的夜壶安静从容地呆在那儿，形状匀称而显得丰满。如同每个虔诚者所惯常做的那样，普赖斯先生这次也是在夜祷之前先上好了表。这是一只日内瓦造的有六颗人造钻石的打簧表。然后，他从五斗橱里拖出一顶带有大缨络的棉睡帽，套在疲倦的

31 原文是拉丁文。

32 这里马克思借用了英国18世纪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写的小说《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1卷第11章里话。

33 指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会的任务是“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

34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称康普豪森为“考察历史的朋友”，借用了德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卡·冯·罗泰克(Karl von Rotteck 1775-1840)的9卷本历史学著作《从历史认识的萌芽时期到现在的通史；供考察历史的朋友参考》的副标题，带有讽刺意味。

35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国家报》是简称。1819年在柏林创刊。从1819年到1848年4月是普鲁士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从1848年5月到1851年7月以《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的名称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出版。

36 战士们的(ihre, 他们的)，根据第4号的更正，此处原文是“sie ihre”，排错版了。

37 尸体(Leichname)，根据第4号的更正，此处原文拼写为“Leichnamen”，最后多了一个“n”。

38 原文是法语。

39 原文是拉丁文。

40 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后面两句引文括号里的话也是马克思的。

41 普赖斯(Herr Preiß)，格奥尔格·维尔特所著《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中的主人公。

42 洛特(Loth Pulver, 也可写作: Lot Pulver)，俄罗斯重量单位，1洛特 = 12.797克。

43 辛得哈纳斯(Schinderhannes)，德国著名强盗约翰内斯·布克勒(Johannes Bücker, 1779-1803)的绰号。

脑袋上，一直往下拉，直到把耳朵盖住。

“你可以穿着衬裤睡，”他喃喃自语道。“谁知道，穿着它说不定有点用处；袜子我也永远不脱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哩……”说着他就把一只脚搁在床沿上。

就这样，普赖斯先生穿着白衬裤，戴着棉睡帽，一只脚搁在床沿上，站在那儿向万能的天地创造者祈祷。然后，他再次细心地倾听外面革命世界里是否也毫无动静，接着踮起脚勇敢地一跃，跳到了柔软的祖国的垫褥上。可是，床头柜上还放着两支土耳其手枪、一把削笔刀和三打硫磺火柴。

这位酣睡者安静地连连打鼾有好几个钟点，这时，慈爱的梦神俯身在这位可敬的大商业主的棉睡帽上，让他做了下面这场梦：普赖斯先生梦见他那本巨大的总账簿里所有的数目字密谋反叛，反对账簿里所有的“0”。

这些“0”，因为在“1”后面跟上两个“0”就是一百，跟上五个“0”就是十万，所以他们自古以来就声称，世界上唯有他们才是珍贵的和重要的，而所有其余的数目字都只是为了讨好他们才存在的。

在发表演说和宣告这类公开场合中，他们从不忘记贯彻这种见解。要是善良的、有耐心的数目字试图提出异议，他们就会饱受嘲笑，遭到谴责，并以他们偏狭的臣民见识为由而被开除出去。

“我们，蒙受上帝宠爱的‘0’，”一些肥胖的“0”在这种场合下说，“特此公告周知：你们这些愚蠢而讨厌的数目字，都不得对我们的权力和威严有任何干预，如有违者，我们将依据最新刑法草案，采取最严厉的刑法，用棍棒、刺刀、葡萄弹和榴霰弹来处死你们。”

这些“0”就喜欢用这种风格，加上一些官僚的装饰，向数目字显示自己的智慧。正如一个老实人容易相信许多话，只要这些话是用强调的语气向他说的，数目字也就这样马上相信了“0”对他们的演说。于是，这两派之间不可避免地滋长了一种绝妙的臣属关系，隔不久，一大批当上国王、皇帝、侯爵、伯爵以及诸如此类的“0”就像群蝗虫那样布满了全国。

作为朴实正直的国民的数目字，宁愿从事他们的职业，从事艺术和科学，也不愿同粗暴的“0”打交道。他们几乎没有察觉那些“0”一天比一天吃得又胖又结实。他们乘坐四匹骏马拉的马车，射杀所有的兔子，大吃香草冰淇淋，身上散发出好闻的香味。此外，他们爱好自己臣民们的血和汗，把血汗榨取出来喝，以庆贺他们的国家昌盛。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使它们变得日益高大和可爱，同时也变得傲慢而无礼。他们用刑法条例挑起不和，用压榨法律来压榨人：他们禁止人们歌唱和说话，甚至连咳嗽和撒尿也差点儿遭到禁止。

这时，臣民们忍无可忍了！他们就在小小的洗衣单据和酒馆账单上汇聚起来，商议该怎么办才好。接着，他们起草了如下一份请愿书，呈递给驻在附近的君主：

“最尊贵的殿下，最仁慈的国王‘0’！我们不揣冒昧地在此向虚无而无价值的‘0’殿下和平地陈述如下：鉴于‘0’在十进制和其他计算制里有其意义，我们愿意承认殿下之重要地位，然而我们甚为怀疑，‘0’殿下之前如果不是始终有一个臣民的数目字，殿下是否还会有任何价值。因此，我们迫切地祈请虚无而无价值的‘0’殿下，立即惠赐数目字以自主权利。我们最友好和最恭顺地坚持并力求达到这一要求。‘0’国王殿下鉴。有关的数目字：1、2、3、4、5、6、7、8、9敬呈。”

（结束。待续）

[译文采自《普赖斯先生的困境》第23—33页，马仁惠译，有改动。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第二版一栏]

[接第一版上部三栏]

不管怎样，可以想见“考察历史的朋友”是会庄重地重复这句话的。

“我们处在后者（即改造我国的内部制度）的前夜，政府也认为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远。”

总而言之，康普豪森内阁认为，在我们面前还有很长远的道路，也就是说，它打算长期存在下去。艺术即革命是短促的，生命即在革命后产生的内阁是长久的。它照例对自己估计过高。或者，康普豪森的话也许应当作别的解释？当然，考察历史的朋友未必能发表这样一种庸俗的声明：处在新历史时代前夜的各族人民正处在前夜，每个时代前面的道路就像未来那样长远。

这就是康普豪森首相的枯燥、严肃、客气、庄重和狡猾的演说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可以归结为下面三点：在三月革命以后成立了康普豪森内阁；康普豪森内阁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康普豪森内阁前面有很长远的道路！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二部分。

康普豪森教诲说：“但是，我们绝没有这样来估计形势，即认为似乎由于这个事件（三月革命）而发生了一个彻底的转变，似乎我们的整个国家制度被推翻了，似乎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已失去了法律基础，似乎全部制度都应该建立在新的法律基础上。恰恰相反，内阁在一成立的时候就一致认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是：不管反对召开联合议会的请愿书怎么说，也要使当时召集的联合议会能真正召开起来，以便在现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础上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而不割断新旧之间的联系。人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条无疑是正确的道路；向联合议会提出了选举法，经它同意后颁布了。后来又试图迫使政府用自己的权力来改变这个法律，即把间接选举法变为直接选举法。政府没有同意这样做。政府没有实行专政，它也不可能实行专政，它



不愿意实行专政。选举法实际上正是按照它获得合法批准的那种形式付诸实施的。根据这个选举法选出了复选人，选出了代表。根据这个法律你们有全权在这里同国王协商制定能长期存在的宪法。”

为了理论可以放弃王国！为了王国可以放弃理论！

最初出现了“事件”——革命的羞怯的标志。然后出现了理论，并用欺骗的方法把“事件”化为乌有。

不合法的“事件”把康普豪森先生变成了负责任的首相、变成了人物，这个人物在旧条件下，在过去的制度下没有地位，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用翻斤斗的办法越过了旧的东西，并且顺利地获得了负责任的首相，而负责任的首相更加顺利地获得了理论。负责任的首相一出现，君主专制制度就死亡了，毁灭了。在和君主专制制度一块死亡的东西中，首先有已故的“联合会”——这个令人作呕的古代玄想和现代欺骗的混合物⁴⁴。“联合会”是“亲切而忠诚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顺从的小骗子”。就像德意志共和国只有越过费奈迭先生的尸体才能庆祝自己的降临一样，负责任的内阁只有越过“亲切而忠诚的”联合会的尸体才能出现。于是负责任的首相竭力想把被遗忘的尸体挖出来，或者把亲切而忠诚的“联合会”的幽灵召唤来。这个幽灵的确出现了，但是它在空中游荡，东摇西晃，丑态百出，这是由于它脚下已经没有基础的缘故，因为旧的法制和信任的基础已被地震的“事件”吞噬了。魔术师向幽灵启示说，把它召唤来是为了给它办理遗产手续并取得它的合法继承人的权利。对这种谦恭的态度是不能予以过高的估价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强迫死人在死后写遗嘱的事情。受到恭维而兴高采烈的幽灵就像中国的木偶一样，连连点头表示愿意听从魔术师的一切命令，在出门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就消逝不见了。间接选举法就是它死后的遗嘱。

可见，康普豪森先生“在现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础上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所利用的学理主义的戏法是这样变的：

从“现存制度”的观点来看，从“旧事物”的观点来看，非法的事件把康普豪森先生变成非法的人物、负责任的首相、立宪大臣。立宪大臣非法地把反宪法的、等级制的、亲切而忠诚的“联合会”变成制宪议会。亲切而忠诚的联合会非法地伪造间接选举法。间接选举法创立柏林议会，柏林议会创立宪法，而宪法又创立后来的一切永世长存的议会。

鹅下了鸡蛋，鸡蛋也孵出了鹅。但是，人民根据拯救了卡皮托里的鹅的嘎嘎叫声⁴⁵ 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在革命时期放下的勒达的金蛋被盗走了。甚至米尔德议员看来也不是勒达的儿子，不是发光的卡斯托尔⁴⁶。

[作者马克思，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28—31页《康普豪森在5月30日会议上的声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柏林，5月31日。悲剧之后是喜剧，可怕的严肃之后是玩笑，在人民司法反对普鲁士亲王之后是自卫队对抗阿朔夫将军事件。昨晚，我们的受过教育的国民自卫队士兵对他们的指挥官阿朔夫，举行了一场有趣的私刑。不久前仍是反动的，但却被政府最近的行为所激怒的自卫队对他们以前的宠儿非常不满，要求解雇他的呼声很高，这促使阿朔夫先生开始呼吁所有的自卫队提高警惕。他召集了所有的自卫队和流动军团，但结果并不如人意。至少在第二大队的效果不佳。尽管有一位姓温普芬[Wimpfen]的上校为他现身，并想试着证明，他在国家利用司令部的权力对自卫队发出的命令并不是反动的安全准则，而是对自卫队的一种皇室的恭维。但人们想要罢免他的选票还是占大多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艺术家军团。之后这种情况还发生在一位皇家的普鲁士将军身上，这个男人极可能曾攻占了丹尼弗克⁴⁷，但仍然不得不接受被卖帐钉的小商贩、被游客们、被税务部门雇佣的士官和学生等解雇的事实。

柏林，5月31日。制宪会议。议定书被驳回，因为康普豪森先生对荣克⁴⁸先生的质询给予了非常详细的答复。弗伦肯⁴⁹先生

44 这句话出自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七章。

45 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夜袭卡皮托里的神庙，神庙里的鹅闻声高叫，惊醒了守将马尔库斯·曼利乌斯，他立即率领士兵击败了高卢人。

46 发光的卡斯托尔(fernleuchtenden Kastor)，第4号更正说，此处原文“einen fernintreffenden Apollo”，是校对员改错了。卡斯托尔，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善于骑射，为救妹妹海伦而死。勒达，他的母亲，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王后，为宙斯所爱，宙斯化形为天鹅与勒达接近，勒达生下两蛋，即英雄卡斯托尔和波鲁斯克兄弟。

47 丹尼弗克(Dannevirke)，丹麦语：Dannevirke。德国与丹麦接壤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弗伦斯堡县的一个镇。当时正发生丹麦与德国的边界战争。

48 荣克，格奥尔格(Geor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2年《莱茵报》的创始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青年黑格尔派。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63-1867年和1869-187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民族自由党。

49 弗伦肯(Frencken)——普鲁士官员，亚琛政府-学府理事会成员。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也回应了质询，他认为军队不应该为亚琛⁵⁰的动乱负责，他们采取了令人钦佩的措施，也忍受了所有侮辱，等等。且尚未证实个别预备役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等等。荣克先生简短地进行了回复；议会也进入了议程。——来自第

[转二栏]

[第二版二栏]

[接一栏]

5军团总参谋部（波兹南）的一封信回应了赖辛巴赫⁵¹先生不久前的声明。其中他讲到，在普富尔⁵²将军豁免公告的波兰语版本中，缺少了德语版本中的威胁话语，即被捕的叛乱者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今，普富尔先生解释道，这些话被刊登之后，有100份被召回了。但剩余的5000份仍然印有这些字句。遗憾的是，波兰人用最恶毒的话语回应了这个“意外”。赖辛巴赫先生回答说，这种意外可能也属于现在流行的“误会”。——接下来就是一场混乱的辩论，内容是被提出的议案是应该交到委员会还是交到各部门，最终不了了之。——会议继续进行。（见下文）

×柏林，5月31日。我们众议院的会议变得越来越有趣，但这同时也削弱了我们的对民主党胜利的希望。左派过度分裂，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一个有才能的人来带领他们走出懦弱的中心，在政府部门分崩离析后的无政府状态中，联合起来反抗保守的、不公正的首相。在今天的会议上，翁鲁⁵³先生作为审查选举委员会主席，作了关于维尔塞茨⁵⁴选举的报告。委员会决定，仅仅因为推迟，有争议的选举是有效的。大会同意委员会的意见，而我们也非常好奇，普鲁士亲王是否会接受这次选举。——鲍姆施塔克⁵⁵质问公共工程大臣一些关于昨晚在他酒店门前举行的工人集会的事情。帕托⁵⁶先生上台发言，虽然他仍受到这次事件的严重攻击，但他仍然想尽自己的一份力，为这次的事件作个汇报。中央政府以及柏林市政府也尽可能地雇用失业工人；前者提供了3000个就业岗位，后者提供了2500个就业岗位；中央政府和市政府提供给工人的薪资为每日15银格罗申，每日工作时间为10小时。但结果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弊端，工人似乎什么也没做，因此看来他们必须以计件工资的形式雇佣工人。因为他们无法雇佣每一个人，所以他们把选择权托付给城市，例如考虑雇佣年轻人。结果，以前雇佣的一些人失去了收入。昨天，大量失业人员抵达他的酒店，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要求他承诺次日早上就要提供工作。他们表示，许多示威者整日都没有进食了。他解释道，他个人愿意为这些工人出些钱，但是他绝不可能做到明天就为他们提供工作。代表团不敢将他的话传达给楼下的工人。大臣接着回到了他的房间，但是不久之后他的门前就传来可怕的敲击声。他下楼并开了门。他与工人们争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最后可提供的支援已经不再被视为礼物，而是后续工作的预付款项，以此再度换来宁静。由此鲍姆史塔克先生建议大会进行记录，并请求政府各部门采取最合适的措施来确保和平。报告被移送到各个部门。——荣克先生因此向陆军大臣提问，所有的武器都已从兵器库中取出，并被送出，该消息是否确真。有传言说柏林即将解除武装，人们已经停止输送武器，因此今天在器械库前发生了骚乱。*)陆军大臣让他的专员费舍⁵⁷先生到台上。他承认大约14天前从器械库中拿走并送出了10000支步枪，但这些是用于武装市民自卫队的，例如本该用于卢肯瓦尔德⁵⁸服役自卫队的，或者外地卫戍部队在这里维修的步枪。装载好的枪炮还放在器械库是个可笑的谣言。荣克先生没有回答。我只察觉到，目前为止军队还没有使用，坏的步枪是

50 亚琛（Aachen），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南部，处于德国、荷兰、比利时三国交界处，为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查理大帝在这里建都，也葬于该地。1988年在亚琛大教堂发现的千年遗骨，确认是查理大帝。

51 赖辛巴赫（Reichenbach, Eduard 1812-1869）——伯爵，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进步党人。

52 普富尔，恩斯特（Pfuel, Ernst 1779-1866）——普鲁士将军。1832-1848年任纽沙特尔省长，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5月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53 翁鲁，汉斯·维克多（Unruh, Hans Victor 1806-1886）——普鲁士工程师，政治活动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领导人之一，1849年成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后来德国进步党创始人之一。

54 维尔塞茨（Wirsitz），波兰语Wyrzysk（维日斯克），波兰西北部大波兰省皮瓦县一个小城。1772年被纳入普鲁士王国管辖。1919年回归波兰，1939年一度被德国法西斯占领。1945年最终回归波兰。

55 鲍姆施塔克，爱德华（Baumstark, Eduard 1807-1889）——德国学者和政治家。1842-1876年为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教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派。1850年为爱尔福特联邦议会议员，1876年为北德联邦议会议员。著有经济学、农业科学、照相机技术方面的论著。

56 帕托，罗伯特·冯（Patow, Robert von 1804-1890）——德国官员，1848年4-6月任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的贸易、商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5月，受到失业抗议者的暴力袭击。

57 费舍，约瑟夫（Fischer, Joseph）——德国新闻工作者，1849年巴登-普尔法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为美国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编辑。

58 卢肯瓦尔德（Lückenwalde），是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小城，位于柏林南部约50公里处。

在其他地方(在柏林竟没有步枪工厂!下一个城市是波茨坦)不是在卫戍部队维修的;6只没有装弹但是早已蓄势待发的大炮,还有8只没有弹药的大炮放在军械库里,连队的步兵每人装备了60个装有实弹弹药筒。——康普豪森先生提到了关于大臣们采取一些反动措施的流言,旨在借此机会表明,议会和各相关部门应该团结一致,而且人们也有必要尽快举行投票,以确认这种一致是否存在。大臣们们只想在一场比赛中发展自己的观点——敦克尔⁵⁹申请颁布一个用于回应议会演讲的请愿书。来自马格德堡的魏克瑟⁶⁰对此发表反对意见。他认为,请愿书只是一个形式,议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汉泽曼⁶¹说:我十分生气,并拒绝这个无理的要求,这好像政府要跟随这个反动的潮流似的。这场关于请愿书的辩论让我们有机会发表意见;如果我们与议会的意见不能统一,则我们退出。——贝伦兹⁶²只是反对这个请愿书,而不是无条件的反对政府部门。根据惯例,人们谈论到立宪议会;这不是议院,而是一个立宪议会。立法提案本身就为政府部门提供了讨论其原则的机会,而这种辩论也是最重要的。汉泽曼解释道,他认为请愿书的宣布非常重要,这也足以成为一个内阁问题。来自西里西亚⁶³的梅策⁶⁴说道:对国王的感恩不是必要的,因为集会权并不是恩赐,而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很多与会者来到这儿不是为了参与政治辩论,而是要对社会问题做出决定。奥尔斯瓦特⁶⁵大臣表明,财政大臣不仅是以他本人的名义,更是以整个内阁的名义来发言。——在投票表决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表示赞同该请愿。起草请愿书的委员会成员由各司选举产生。——下次会议在6月2日星期五举行。

摘录自一名居住在波兰大公国⁶⁶边境的波兰王国⁶⁷的地主寄给他在波兰大公国居住的亲戚的信件。

5月22日

我和军营里的俄国人接触了挺久,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明显比普鲁士的军队要好得多。你大概想不到,当俄国军人看见普鲁士轻骑兵在田野上追杀无辜的农民时,他们有多么愤慨!他们甚至公开表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挺进普鲁士并为波兰复仇。

《柏林阅报室》⁶⁸

法兰克福,5月31日。(第十次会议附录)议员富克斯⁶⁹代表高级委员会作报告,委员会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通过建立一个中央权力机构的提案,并推荐西蒙⁷⁰的提议:即选举一个委员会来审核这些提案。委员会的这一意见,与其权限范围内的另一份报告,都被提交至下一议程。

*) 这些真实的事件由警察占领军械库而结束。明天更多。编辑部。

[转三栏]

59 敦克尔,赫尔曼·卡尔·鲁道夫 (Duncker, Hermann Carl Rudolf 1817-1893)——律师,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6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59-1861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其姓报纸错印为“Dunker”。

60 魏克瑟,费迪南德·弗里德里希 (Weichsel, Ferdinand Friedrich 1788-1854)——德国律师和政治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

61 汉泽曼,戴维 (Hansemann, David 1790-1864)——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内阁财政大臣。

62 贝伦兹,尤利乌斯 (Berends, Julius, 1817-1891)——柏林印刷厂主,民主主义者。1847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53年移居美国。1875年回到普鲁士,逝世于瑞士。

63 西里西亚 (Schlesien),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绝大部分属于波兰,有一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更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64 梅策,恩斯特·古斯塔夫 (Mätze, Ernst Gustav 1817-1891)——德国西里西亚伯恩施塔特市中学校长,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以后移居美国德克萨斯州,1888年当选州参议员。

65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1848年6-9月),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

66 波兰大公国 (Großherzogthums Polen),即波森大公国 (Großherzogtum Posen),1815年由普鲁士建立的波兰殖民公国。1846年和1848年该公国发生波兰人的起义,普鲁士随用波森省替代了波森大公国。

67 波兰王国 (Königreich Polen),1815年华沙大公国被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瓜分,俄国控制的部分建立波兰王国,国王由俄国沙皇兼任。1831年该王国发生起义,俄军进驻;1863年再度起义后波兰王国不复存在,1875年成为俄国的一个省。

68 《柏林阅报室》(Berliner Zeitungs-Halle, 缩写: Zeit.-Halle.),德国日报。1846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间,是民主派报纸之一。

69 福克斯,卡尔·戈特利布 (Fuchs, Carl Gottlieb 1801-1855)——德国律师。1846年为布勒斯劳地方法院院长。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1855年为布勒斯劳首席检察官。

70 西蒙,奥古斯特·海因里希 (Simon, August Heinrich 1805-1860)——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宪法委员会委员。他与议会主席海因里希·冯·加格恩 (Heinrich von Gagern)就法兰克福宪法进行表决的协议被称为《西蒙·加格恩条约》。

[第二版三栏]

[接二栏]

上次会议中选出了审查国际法以及国际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黑克舍尔⁷¹，尧普⁷²，来自柏林的冯·劳麦⁷³，埃斯马奇⁷⁴，来自科尼斯堡⁷⁵的舒贝特⁷⁶，察哈里埃⁷⁷，符尔姆⁷⁸，盖尔温努斯⁷⁹，库库姆斯⁸⁰，威登布鲁克⁸¹，施滕策尔⁸²，舒泽尔卡⁸³，阿伦特⁸⁴，冯·贡巴特⁸⁵，赫夫肯⁸⁶。海军委员会成员分别由来自汉堡的罗斯⁸⁷，三位的里雅斯特⁸⁸的代表，来自波兹南的凯尔斯特⁸⁹，

71 黑克舍尔，约翰·古斯达夫(Heckscher, Johann Gustav 1797-1865)——德国律师。1848年预备国会选出的五十人委员会成员，代表汉堡自由市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大臣(1848年7-8月)和外交大臣(8-9月)，帝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

72 尧普，海因里希·卡尔(Jaup, Heinrich Karl 1781-1860)——黑森大公国官员和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自由主义者。1848-1850年为黑森大公国首相。1848年3月为起草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成员，随后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73 劳麦，弗里德里希·冯(Raumer, Friedrich von 1781-1873)——德国行政律师，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著有多卷本历史学著作。1847-1848年为柏林市议员议员。1848年为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74 埃斯马奇，亨利希·卡尔(Esmarch, Heinrich Carl 1792-1863)——德国律师。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德意志帝国临时政府驻巴黎大使，属于中间派左翼。

75 柯尼斯堡(Königsberg)，原东普鲁士首府，1945年以后成为俄罗斯在东欧飞地的首府加里宁格勒。

76 舒伯特，海因里希(Schubert, Heinrich 1805-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

77 察哈里埃，亨利希·阿尔伯特(Zachariä, Heinrich Albert 1806-1875)——德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3月为起草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成员，4月为预备国会选出的五十人委员会成员。随后为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78 符尔姆，尤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Wurm, Christian Friedrich 1803-185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848年3月为起草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成员，随后为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

79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德国民族文学史》。1835年起为海德尔堡大学教授，1847-1848年为《德意志报》的编辑，1848年3月为起草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成员，随后为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80 库库姆斯，康拉德·冯(Cucumus, Konrad von 1792-1861)——德国法官和法学家，维尔茨堡大学宪法和刑法学教授，慕尼黑高级诉讼法院法官。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属于中间派。

81 威登布鲁克，威廉·冯(Wydenbrugk, Wilhelm von 1815-1876)——德国自由派政治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和《帝国宪法》执行委员会主席，属于中间派左翼。

82 施滕策尔，古斯达夫·阿道夫(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德国历史学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

83 舒泽尔卡，弗兰茨(Schuselka, Franz 1811-1889)——奥地利政论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1848年3月是法兰克福预备议会议员，4月为五十年代委员会成员，随后是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奥地利国会议员。

84 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参加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85 贡巴特，路德维希·鲁卡斯(Gombart, Ludwig Lucas von 1792-1874)——德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

86 赫夫肯，古斯塔夫(Höfken, Gustav 1811-1889)——德国记者和政治家活动家。1842年曾任《莱茵报》编辑，1847年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工作，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

87 罗斯，埃德加·丹尼尔(Roß, Edgar Daniel 1807-1885)——从事澳大利亚和美洲贸易的汉堡商人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3月为法兰克福预备议会议员，随后为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负责沿海防御和建立帝国舰队的海军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

88 的里雅斯特(Trieste)，现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联邦时期为奥地利统治下的自由市。

89 凯尔斯特，塞米尔·哥特弗利德(Kerst, Samuel Gottfried 1804-1875)——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成为进步党人。

除此还有来自不来梅的格维科⁹⁰, 冯·拉多维茨⁹¹当选, 主席由来自里雅斯特的冯·布鲁克⁹²担任。

美因茨, 6月2日。美因茨市长今天代表市议会发表了“声明”, “声明”中提到:

“当地要塞政府认为, 有必要发表一份官方的文章来证明这个城市所采取措施的合理性, 其中也表明了调查的预期结果。但同时结合对事件的描述, 那些孤立来看似乎合理的行为, 现在却预先占据了舆论, 这对公民是不利的。”

不进行预先的调查即得出结论, 同时让自己遭受已证实的指责, 并根据自己单方面的见解去引导公众, 这跟我们的打算相差甚远。如果我们在那里要展开具体的细节和清算, 上述要塞政府的官方文章就可以提供这个机会。

因此, 我们对这一真实性明确质疑, 暂时只限于通过对既定事实的司法调查, 和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我们期待着, 当最有能力的法官在了解所有情况后, 定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政府也能把舆论往正确的方向上引导。谁应该为这些悲惨事件负责, 其后果没有人比美因茨的公民更有资格去抱怨。尤其是军队和公民之间的冲突, 双方的武器都被个人所滥用, 这在由军队驻扎的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这些例子也证实了, 这一措施施行的合理性, 否则武器的滥用将会威胁整座城市的繁荣!

当然, 希望这不会成为事实。希望政府的关怀能落到实处, 更好地规范我们城市作为要塞的条件, 和为更坚实的福利基础提出动议。这样未来便是可以期待的。

市议会目前的举措令人满意: 不仅颁布必要的规定, 同时真正让美因茨的公民谨慎行事。让平静与秩序回归, 商贸再次恢复。让游客不受干扰, 享受便利。在多个方面让我们的城市变得与众不同。”

斯图加特, 5月30日。市民自卫队的组织, 在长时间艰苦的尝试后终于要开始了, 而在诞生之初也不免受到各种打击。

多瑙埃兴根, 5月29日。昨日, 巴伐利亚步兵团的一个大队经过这里, 他们一部分在这里驻扎, 一部分在附近地区的营房里。

石勒苏益格⁹³。这样一来, 德国军队又一次被打败了, 德意志-普鲁士的政策又一次遭到彻底破产! 隆重许诺要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 结局就是如此! ——德国军队把本来可以利用的初捷时刻白白地浪费在无益的谈判之中, 敌人之所以不得不参加谈判, 仅仅是为了赢得准备重新抵抗的时间。而当俄国宣称, 德军如果不撤离日德兰, 就要进行干涉的时候, 他们仍未看出休战协定整个建议的基础是什么, 他们缺乏勇气接受这场迫在眉睫的战斗, 这场期待已久的、不可避免的与俄国人的战斗! 不, 强权政治已经束手无策, 它胆怯地让步了, “英勇”的卫士们在退却时被“小小的”丹麦人战败了! 这不是由于明目张胆的叛国行为, 就是极端无能的表现, 以致整个事务无论如何必须交给别人来掌管。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否终于认为应当做它早就有责任做的事, 也就是说, 它自己来接管对外政策呢? 或者, 在这里, 它是否也会因“希望当局能执行自己的职责”⁹⁴而转到议事日程上去呢?

下面转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报》⁹⁵的关于丹麦人进攻松德维特的一则报道:

伦茨堡⁹⁶ 5月29日。在阿尔森岛⁹⁷前线⁹⁸执行警戒任务的联邦军队定于昨天(28日星期日)换防。丹麦人想必获悉了这一消息, 因为在这一地区他们的间谍活动得很有效。丹麦人得到了最近几天又从芬宁⁹⁹调到阿尔森来的军队的有力增援, 在河的这一岸登陆了, 而德国人方面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动的全部意义, 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部队的来回调动上了。德国人在布置了新的警戒线之后不久, 突然在杜佩尔¹⁰⁰高地附近遭到丹麦步兵和炮兵的强大优势兵力的进攻, 同时, 在埃尔肯松德以西(阿尔纳尔和特雷珀附近)出现了一批战舰和炮艇, 作出也要在这里登陆的样子。很明显, 丹麦人想以此来分散德国的兵

90 格维科, 卡尔·西奥多(Geveholt, Carl Theodor 1798-1850)——德国自由市不来梅的欧洲-美洲蒸汽船公司的创始人,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翼。

91 拉多维茨, 约瑟夫·冯(Radowitz, Joseph von 1797-1853)——普鲁士将军, 外交家和政治家。1848-1849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右派领导人之一。1850年爱尔福特联盟议会的策划者, 该议会提出普鲁士是联盟的最高统帅, 没有成功。

92 布鲁克, 卡尔·路德维希·冯(Brock, Karl Ludwig von 1798-1860)——男爵, 奥地利政治活动家, 奥地利劳埃德银行的创始人之一。1848年5-11月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奥地利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驻君士坦丁堡公使、财政大臣等职。

93 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并入丹麦。1848年的革命形势下, 两公国的德国居民反对丹麦的统治, 得到德国各地志愿兵的支援。普鲁士、汉诺威邦国把军队派往两公国。英国、瑞典和俄国则要求联邦军队从两公国撤出。

94 引自1848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

95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报》(Schleswig-Holsteinische Zeitung, 缩写Schleßw. Holst. Ztg.), 1848年起在汉堡-阿尔托纳出版的报纸, 1849年4月改名《北德意志自由新闻》(Norddeutsche Freie Presse)继续出版。

96 伦茨堡(Rendsburg), 丹麦语Rendsborg, 位于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中部艾德河和基尔运河交汇处的小镇。

97 阿尔森岛(Alsen), 丹麦语阿尔斯岛(Als), 位于日德兰半岛东南部的丹麦岛屿, 面积321平方公里。

98 这里原词Vorposten,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43卷译为“城外”为错译。

99 芬宁(Fünen), 丹麦语Fyn(菲英岛), 丹麦南部岛屿, 面积2, 985平方公里, 丹麦第三大岛。

100 杜佩尔(Düppeler), 丹麦语Dybbøl(迪伯), 丹麦小镇, 在南日德兰半岛的东南角。

力,然而,他们却收效甚微。于是在杜佩尔高地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都由于炮火猛烈而遭到重大伤亡(具体数字尚未公布)。丹麦人英勇地进行了战斗。他们的人数估计有8000,在舰上炮火以及侧翼的地面炮火的掩护下投入战斗,而我们的兵力大概还不到7000。战斗进行了几小时才见分晓。直到晚上七点钟左右,德国军队终于被迫开始取道格拉文施泰恩¹⁰¹向北撤退到克瓦尔斯¹⁰²,而丹麦人则推进到距我们后卫部队驻地格拉文施泰恩约一小时路程的地方。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5—6页《德国军队在松德维特的失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注释98涉及的译文有改动]

匈牙利

布达佩斯。(5月23日下午3点)。刚刚从阿格拉姆¹⁰³得到消息,费拉奇[Fellachich]男爵已向匈牙利政府的法规屈服,还在克罗地亚报纸上发表,并且要求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¹⁰⁴以及达尔马西亚¹⁰⁵的居民服从匈牙利政府。

《布达-佩斯联合报》¹⁰⁶

比利时

布鲁塞尔,5月31日。自由党与宪法联盟将在13号举行选举,现已将候选人名单公开。今天的会议将推举出合适的人选。候选人依次为:布鲁塞尔市长温斯·德·劳克¹⁰⁷,众议院代表韦尔哈根¹⁰⁸,勒博¹⁰⁹,安斯帕赫¹¹⁰,布鲁凯尔¹¹¹等等。

[第三版一栏]

意大利¹¹²

都灵,5月25日。卡尔·阿尔伯特在《皮蒙特公报》¹¹³上发表了致威尼斯人的一份措辞华丽而空洞的请愿书,书中恳请人民给予皮埃蒙特国王以信任,同时也呼吁各方集中力量共同反抗意大利的压迫者。这份落款为索马·坎帕尼亚总部的5月23日的请愿书,使人们想到就在不久前,杜兰多¹¹⁴领导的前烧炭党¹¹⁵出身的士兵整整一周都在饱受屈辱的特雷维索¹¹⁶城里,焦急地等

101 格拉文施泰恩(Gravenstein),丹麦语Gråsten(格罗斯滕),丹麦小镇,在南日德兰半岛东南角,弗伦斯堡湾的入口处。

102 克瓦尔斯(Quars),丹麦语Kværsl(奎尔),丹麦村庄,在南日德兰半岛东南部,格罗斯滕(Gråsten)以西8公里,属于桑德堡市。

103 阿格拉姆(Agram),克罗地亚语Zagreb(萨格勒布)。现在是克罗地亚首都。

104 斯拉窝尼亚(Slawonien),指克罗地亚东部萨瓦河与德拉瓦河之间的平原地区,因盛产粮食而被称为粮仓。

105 达尔马西亚(Dalmatien),克罗地亚语Dalmacija,指克罗地亚沿海(亚得里亚海)地区。1815-1918年,这个地区被奥地利帝国控制,称为达尔马西亚王国。1918年以后成为克罗地亚的一部分。

106 《布达-佩斯联合报》(Vereinigte Ofner-Pester Zeitung,缩写Ofner-Pester Z.),德文报纸。最早关于该报存在记录为1812年,最近的为1923年。

107 劳克,弗朗索瓦·让·温斯·德(Raucourt, François-Jean Wyns de Raucourt 1779-1857)——律师,比利时自由派政治家,1840-1848年为布鲁塞尔市市长。

108 韦尔哈根,皮埃尔·塞奥多(Verhaegen, Pierre-Theodore 1796-1862)——比利时律师和自由派政治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创始人。比利时众议院议长(1848-1852,1857-1859)。

109 勒博,让·路易·约瑟夫(Lebeau, Jean Louis Joseph 1794-1866)——比利时政治家。比利时自由党众议院议员(1831-1864),曾任过外交大臣、司法大臣和首相(1840-1841)。

110 安斯帕赫,朱尔斯·维克多(Anspach, Jules Victor 1829-1879)——男爵,比利时法学家,曾任布鲁塞尔市市长,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利时众议院议员。

111 布鲁凯尔,查尔斯·德(Brouckère, Charles de 1796-1860)——是比利时贵族和自由派政治家。1848-1860年为布鲁塞尔市市长。布鲁塞尔市中心广场和车站以他命名。

112 根据2016年出版的MEGA²第I部分第7卷考证,《新莱茵报》第3号意大利新闻的作者均为恩格斯。

113 《皮蒙特公报》(Die Gazzetta Piemontesa),意大利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官方报纸。1814年8月2日至1860年1月3日在都灵出版。最初为周三刊。1834年起为日报。

114 杜兰多,卓万尼(Durando, Giovanni 1804-1869)——皮埃蒙特军队的将军,1848-1849年曾与奥军作战,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115 烧炭党(Carbunar),意大利秘密革命团体。19世纪初形成于那不勒斯王国。因成员最初逃避在烧炭山区而得名。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多次发动起义,均失败。

116 特雷维索(Treviso),意大利北部威尼斯地区的城市,位于威尼斯以北40公里。

待却没有等来援助之手，这刚好正中人心并产生了奇效。当时阿尔伯特借此事向威尼斯人¹¹⁷展示了现实的迫切需要，以便使他们在恐惧的影响下决定与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联合起来。现在他认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并宣布了他解放意大利的坚定决心。

里窝那¹¹⁸，5月18日。今天，人们拆下那不勒斯的领事徽章，在公开场所欢呼着将其点燃，国王的半身像也被砸成碎块，而那不勒斯的白色国旗则蒙受粪便侮辱。人们对瑞士人同样也怀着无尽的仇恨，为此把他们称为意大利事业的叛徒。示威活动还蔓延到瑞士领事馆门口。

那不勒斯，5月31日。在最近的屠杀中，约有1900人死难。在17日共有1777具尸体被埋葬，其中包括450名士兵的尸体。20至50人规模的巡逻队穿过马路；那些靠近去看的人会受到虐打，即使是军官也不能幸免于他们自己士兵的暴行。国王已提前三个月向士兵支付了报酬。

有三座宫殿于15日被烧毁，其中包括萨丁尼亚-皮埃蒙特大使的宫殿，此次据说是遵从政府命令的行动，但有关档案被销毁了。就连萨丁尼亚-皮埃蒙特大使也死在法国大使的枪下。（据法国报纸）

——据意大利报纸的消息，那不勒斯设立军事法庭，用以审判自5月1日以来一切犯了罪行的人。法庭禁止街边告示和小型地方报纸的印刷；同时撤回该市的武器许可证；在固定的日期，禁止所有的结社和集会。

米兰。根据官方公报，维琴察成功击退奥地利人¹¹⁹在23日的第四次进攻。杜兰多将军在战场，据说他表现的非常英勇，瑞士人也是如此。24日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5月31日。执行委员会¹²⁰有一份关于15日当天情况的长篇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和其他各种消息来源，我们将简短的向读者们介绍这次起义¹²¹。

——由于5月15日而进行的逮捕行动仍在继续。

——昨天，巴黎的每个街角张贴了大量的巨幅广告，上面建议工人们选举茹安维尔¹²²亲王作为国民议会的代表，因为相比占统治地位的自私的资产阶级，他更关心工人。这些布告在被人们以同情的笑容阅读后一小时内就全部被撕掉了。

5月30日国民议会会议。会议以宣读一系列法律提案作为开幕。——人们都以为国家工场¹²³的工人关于免去托马斯¹²⁴先生职位的请求已经实现，但在会议记录中还是提到了他的相关的荣誉。

重组国家工场。保尔·塞韦斯特¹²⁵先生提交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多位工厂主宣称1) 在众多的工厂中应该要有足够的工作可做；2) 许多工人为了能进入只有1到2法郎工资的国家工场，离开了他们本可以赚4到6法郎的私人工厂；3) 有力量在“煽动”工人们，并最终招致了5月30日（早在六个星期前就已经召集！）在糊墙纸工场的动乱。（工人们为了迫使国家将工场的管理权交到他们手中，联合起来对抗私人工场并且大规模地涌入国家工场。）——乔涅索¹²⁶先生开始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转变，像先前的众议院一样，这招来了普遍的嘲笑；他建议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特别是在农业领域。——杜伊尔[Douire]先生代表患病

117 威尼斯人（Venetianern），这里指1848年3月在威尼斯建立的威尼斯临时政府。意大利北部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的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发生革命，分别在米兰和威尼斯建立临时政府。面对奥地利军队的镇压，威尼斯临时政府在各地意大利志愿部队支持下坚持到翌年8月失败。

118 里窝那（Livorno），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位于托斯卡纳区西部。

119 1848年3月23日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向奥地利宣战。4月21日奥地利向他的盟国教皇国宣战。6月初，教廷军队在维琴察战败。1849年8月，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最终战败。

120 执行委员会（Exekutivkommission），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会议。

121 5月15日起义。1848年5月15日，巴黎15万人民举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革命运动的游行，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人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闯进制宪议会大厅，要求成立新的临时政府。

122 茹安维尔，普林森·冯（Joinville, Prinzen von 1818-1900）——法国亲王，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第三个儿子，法国海军上将，画家。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23 国家工场（Nationalwerkstätten），法语Ateliers nationaux，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由临时政府在巴黎、里昂、鲁昂等地开办的劳动工场，接纳失业工人12万人次。6月21日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国家工场，从而导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124 托马斯，比埃尔-艾米尔（Thomas, Pierre-Émile 1822-1880）——法国土木工程师和化学家。法国国家工场首任主任（1848年3月6日—5月26日）。

125 塞韦斯特，保尔（Sevestre, Paul）——1848年法国制宪会议员。

126 乔涅索，皮埃尔（Joigneaux, Pierre 1815-1892）——法国左翼政论家、农学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1848年为法国制宪会议员，属于左派。1871-1877年为法国国会议员。

的贝诺瓦¹²⁷先生发表了一篇演讲，其中提及应该注意到为失业的工人们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米绍¹²⁸先生：议员们，我认为国家工厂必须重组。我并不想反对委员会。但是我必须反对塞韦斯特的言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体验过工人们贫苦生活的工厂主（不断地发牢骚）。我和工人们住在一起，每天都有工人来找工作但是一无所获。人们不能说工人们不想工作！（当然想！当然想！）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拒绝工作，那么我们是知道为什么的（再次中断）并且他们是有他们这么做的理由的。——格朗丹¹²⁹先生发现，工人们离开私人工厂来到国家工厂必定是有一个秘密的理由的。他回忆了来自布朗基先生的信，信中要求民主党人通过一场持续的小型工业战斗来使资产阶级感到疲累。政府最初的等待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掌声）工厂主们没有钱也没有保障。通过煽动工人们，他们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奴隶。大会必须对此进行干预。——特雷拉¹³⁰先生不得不遗憾地说，工人们的美德远比他想象的要少得多。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驱使他们这么做前，一部分工人是有足够的礼貌不去国家工厂的。这是高尚的。（蒲鲁东¹³¹先生：这是事情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一些工人，像那些在两周前收到部长美好讲话的时候只觉得充满了敏感的套话，并且对此大声抱怨的工人们。追求另一个只会导致痛苦和毁灭的社会制度的工人们；想要煽动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阶级的工人们；幸运的是，真正的工人不是这样的。后者，那些以自己的精神思考的人，明天将会受到部长的新措施的激励。——在沃洛夫斯基¹³²先生、茹瓦尼奥先生、格朗丹先生的讲话之后，这法令的四个部分全部获得通过。另一项将定期到巴黎的工人排除出驱逐名单外的附加条款也被通过了。

行政职位。委员会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发言人，这已经是第三位发言人了。他在原始法令的基础上提出了附加条款。前发言人拉博德里¹³³先生以少数派人士的名义向委员会提出修正案。他反对民主党派，在陈述时他经常被打断，他宣称每个好政府都必须保持统一；并在众多反对声中宣布进一步发展自己吹毛求疵的修正案。——比洛¹³⁴先生、杜弗尔¹³⁵先生和拉马丁¹³⁶先生仍然在谈论这篇文章。后者对文章添加了一处小的补充。文章指出：集合宫外的军队武装力量

[转二栏]

[第三版二栏]

[接一栏]

属于行政部门；在紧急情况下（在这一点上他有权自行进行判断）总统的权利依然被保留，勤务条例中对这一点进行了规定。括号内的内容构成拉马丁修正案。此后罗兰¹³⁷先生提交了有关机关办事处国会议员薪水问题的委员会报告。报告指出，在会议期间和下次选举期间，任何尚未成为公务员的国会议员在参会期间，直至在下次选举中成为公务员之前，都不得领取任何薪水。除了部长，副国务秘书，警方知府，巴黎市长，市民自卫团的总司令和巴黎上诉法院总检察长之外。但即使是这些人，除了工资外，也不能领取到国会议员的补偿费。反之，人民代表们可以拒绝接受每天分配给他们的25法郎。议员们可以接受国内或国外的委托。后天议员们会详细讨论这项草案。今天，进行了针对那不勒斯事件的质询。

127 贝诺瓦，德尼(Benoit d' Azy, Denis 1796-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金融家和工业家。1841-1848年为七月王朝众议院议员。1849-1851年为法国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后专注于工业和金融利益。1871-1875年为法国议会议员。

128 米绍-布泰，弗朗索瓦(Michot-Boutet, Fançois 1815-?)——法国卢瓦雷省基恩(Gien)市的木匠。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来自卢瓦雷省的议员，属于极左派。

129 格朗丹，维多克(Grandin, Victor 1797-1849)——法国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1839-1848年为七月王朝众议院议员，1848年和1849年分别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30 特雷拉，于利斯(Trélat, Ulysse 1798-1879)——法国医生(医学博士)，共和党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副主席(1848)，公共工程部长(1848年5-6月)。巴黎市政顾问(1871-1874)。

131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为制宪会议议员。

132 沃洛夫斯基，路易斯(Wolowski, Louis 1810-1876)——法国籍波兰经济学家和政治作家，1848年为法国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为立法议会议员。

133 拉博德里，让(Labordère, Jean 1796-1883)——法国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属于保守派。

134 比洛，阿道夫(Billault, Adolphe 1805-1863)——法国律师和政治家。1837-1848年为法国七月王朝众议院议员，曾任农业和商业副大臣。1848年为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议员。1852年以后成为路易·波拿巴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先后任第二帝国国内政大臣和无任大臣、参议员。

135 杜弗尔，朱尔(Düfaure, Jules 1798-1881)——法国律师、政治家。1834年为七月王朝议员，1840年成为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温和共和党人、制宪议会议员和内务部长。1871-1873、1877-1879年为法国总理兼司法部长。

136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1848年担任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共和党人。

137 罗兰，古斯塔夫(Rolland, Gustave 1809-1871)——法国陆军工程师，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属于保守派。

国民议会。5月31日会议。杜里¹³⁸先生(《法兰西信使》¹³⁹编辑)就那不勒斯发生的事件向外交部长提出质问。巴斯蒂德¹⁴⁰先生声称,在冲突的开始阶段海军上将勃丹¹⁴¹曾提出过抗议,但徒劳无功。16日,他将他的舰只停放在国王城堡前,并提出第二次要求。此后,人们停止了掠夺,被囚禁的法国人被释放,并得到了补偿的承诺。根据国际法,除了这些之外勃丹无能为力。由巴黎发出的指示被紧急发送给那不勒斯和驻伯尔尼的大使,同时也送给了勃丹。这就是他现在可以而且能说的全部内容。此项议程被一致通过。——达伊雷尔¹⁴²先生就没有议会参与下进行海军部委员会重组向海军部部长卡西¹⁴³提出质疑。

卡西先生表明:由于海事局不是一个组织机构,而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因此它不隶属于立法机构,而是属于行政部门。执行委员会已批准了该准则。海事委员会主席拉克罗斯¹⁴⁴先生同意达希尔先生的观点。此外,该事宜没有被提交给海事委员会,因为它尚未正式立项。克莱米厄¹⁴⁵先生为海军部辩护,因为他们仅仅是执行了临时政府的法令,当下该法令尚未废除。德洛萨¹⁴⁶先生宣布要对于仍未废除黑人奴隶制的现状进行干涉。达希尔先生答复克雷米厄先生道,卡西先生所采取的措施与临时政府的立场相左。议程通过。总统宣布了一则重要消息——总检察长的要求:根据路易·勃朗本人及他人的证词,作为5月15日事件的参与者,路易·勃朗可以被起诉并予以逮捕。左派的一名成员解释说,如果路易·勃朗为了让人们平静下来能够走出柱廊庭院¹⁴⁷,那么就应该在毕舍¹⁴⁸议长的要求下这样做。左翼的另一名成员要求任命一个委员会。对此,路易·勃朗表示: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言,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作为人民的代表,我抗议这些数不胜数的仅凭推断的证据就进行的逮捕。放逐的时代开始了,首先成为唾弃与谴责的牺牲品的,是那些在危险时刻起了带头作用的、让死刑不再适用于政治罪行的、神圣地宣告了个人自由的人们!但要当心,国民们!肃清开始了;今天我们屈服了,明天还会有其他人被压倒,反动势力一直以来都如此行事。我一直都表示反对5月15日的示威行动,它给共和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至少应尊重共和党人,共和国从今以后将永生不朽,你们也将不能将其扼杀。我会对我在5月15日所说的话负起责任。我那样说,是为了拯救你们的生命免受威胁。我再次警告: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停下脚步,否则,政治的断头台将重建。5月15日那天——坐在我身边的同僚们都明白——即便各种各样的请求纷至沓来,我都将呆在我的位置上,直至国民议会主席委托我与人民交谈。我做了,我只说了能抚慰人心的、缓和的话语,但现在谎言和虚伪的阴谋却出来指责我!这样做就是为了把我送上法庭,这样至少能够打破我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着的沉默,将不光彩的嫌疑暴露出来。我给出这样一个解释,是因为我是一名政治评论家,而不是为了给自己辩解。左派的一名发言者郑重其事地证明了布朗的声明。右派的一名发言者表示:我不认同“放逐”这一说法——(讲话中断。发言者不得不离开讲台。)埃蒂耶纳·阿拉贡¹⁴⁹的要求,毕舍同样证实了路易·勃朗的声明。另一位发言者说:尽管有这么多椅子都是空着的,但路易·勃

138 杜里,沙维尔(Durrieu, Xavier 1814-1868)——法国新闻工作者,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2年起在西班牙居住,著有《摩洛哥1844》《葡萄牙1845年》《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等。

139 《法兰西信使》(Courrier Français),法国通俗期刊,出版于1820-1851年。

140 巴斯蒂德(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46年为法国共和派报纸《国民报》(National)编辑之一,1848年5-12月为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

141 勃丹,沙尔(Baudin, Charles 1784-1854)——法国海军上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

142 达伊雷尔,弗朗索瓦·马里·亚森特(Dahirel, François-Marie-Hyacinthe 1804-1875)——法国政治家。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议会议员(1848-1851)。第三共和国时期为议会议员(1871-1875)。均属于右翼,以拒绝与温和派妥协闻名。

143 卡西,约瑟夫·格雷戈尔(Casy, Joseph Grégoire 1787-1862)——法国海军上将,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议员、海军部长。政治从左转向右,1852年以后为法兰西第二帝国参议员和荣誉军团成员。

144 拉克罗斯,伯特兰·泰奥巴尔德·约瑟夫·德(Lacrosse, Bertrand Théobald-Joseph de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为立法议会议员和副议长,1848-1851年两度任公共工程部长。第二帝国的支持者,为帝国参议员。

145 克莱米厄,阿道夫(Crémiens, 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捍卫者。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年他作为司法部长,废除政治罪判处死刑的法令,并使法官职位不可动摇。同年,他宣布结束所有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他的姓报纸写为“Crémieur”。

146 德洛萨,皮埃尔·德·罗萨(Delaussat, Pierre de Laussat, 1795-1884)——法国政治家,骑兵将军。1815年拿破仑百日王朝时为议员,参加与滑铁卢战役。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议会议员(1848-1851),属于右翼。

147 柱廊庭院(Peristyl),代指制宪议会。

148 毕舍,菲利普·约瑟夫·本杰明(Buchez, 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共和党人,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工人期刊《工场》(L' Atelier)创办人。1848年曾短暂地担任制宪议会议长。

149 阿拉贡,埃蒂耶纳(Arago, Étienne 1802-1892)——法国作家,法国民主派报纸《改革报》的创办人。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他担任该报总编辑。

朗还是静静地呆在自己位置上。(大喊,抗议,各方争辩,骚乱)作为司法部部长,克莱米厄为迫害行为作了与其专业相关的发言。但人们认为,这件事可以交由委员会处理。事情确实这样进行了。另外,在会议被延期后,为了任命委员会,议会返回到办公处。

西班牙

马德里,5月26日。据来自里斯本的电报,塞维利亚的叛乱分子已经转移到葡萄牙领土上,并在那里缴械投降。他们步行前进了4~600米,共有260名骑兵,并持有两门加农炮。武器与马匹已经重新归由西班牙政府掌管。叛乱分子将被船只运往亚速尔群岛¹⁵⁰。

大不列颠

*伦敦,5月31日。当法国人尝试着改善国内工人的处境时,英国人正忙于大规模的移民计划。《泰晤士报》¹⁵¹宣称:工人有兴趣用其低工资来换取生活便利。工厂有兴趣将殖民者作为其客户,而非赤贫者。真正贫穷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在散发着臭味的大众中让尚有工作能力的、拖累公共慈善的贫穷者摆脱困境。殖民地的雇主想要接收的是能够负责照料雇主的犁、羊和马(它们是雇主的孩子),负责雇主的饮食,甚至吃他周围的那些腐烂菜肴的仆人。商人和船主感兴趣的是殖民地的生意和移民运输。所有的政党对此都感兴趣,但问题在于,这件事应该怎么做、由谁去做。于是,《泰晤士报》认为:政府应当负起这个责任;国家的掌舵人是应该去解决国家谜团等的俄狄浦斯¹⁵²。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是如何在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上重新准备做实验的,在这个问题上,从伊丽莎白女王¹⁵³时期一直到现在,他们几乎无间断地在进行着一个又一个异想天开的尝试。在亨利八世¹⁵⁴时期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人们会给乞丐打上烙印并把他当着上百人的面拖到脚手架上,又或者是在维多利亚女王¹⁵⁵的统治下,就像几年前在安多弗联合济贫院¹⁵⁶,在

[转三栏]

[第三版三栏]

[接二栏]

巴士底狱贫民区里,乞丐们深受饥饿折磨,以至于他们会抢夺从尸骨存放处以及从屠宰场的水沟里找来的碎骨,他们会啃光最后一块腐烂的肉块来使他们的生命得以一天又一天地延续下去:因此,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只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即尽管已经由此造成了巨大的公共支出,但是此前试图结束这种情况的尝试,仍然过于野蛮,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种像其他每一份报纸一样嘲讽法兰西共和国的实验的语气,如刚刚所提到的,关心的只是那个要把陆地上所有“多余的人口”从海上运输到在一个更好的半球上受到过神赐福的大地的计划。他想要把一半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一起送到植物学湾,¹⁵⁷就像不幸的爱尔兰人米契尔¹⁵⁸一样,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的困难都将从世界上消失,或者至少把他们送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角落里。

很遗憾,贫穷的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并没有打算支持富人瓦尔特¹⁵⁹先生提出的能够减轻世界负担的设想。他们知道,在

150 亚速尔群岛 (Azoren), 葡萄牙语Açores。葡萄牙领地,位于北大西洋中北部。

151 《泰晤士报》(The Times), 英国老报纸,1785年创刊,创始人约翰·沃尔特。该报在19世纪为世界唯一大报。

152 俄狄浦斯 (Oedipus),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的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这里借俄狄浦斯代指解开国家的谜团。

153 伊丽莎白一世 (Elis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 (1558-1603),亨利八世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

154 亨利八世 (Heinrich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 (1509-1547)。

155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

156 安多弗联合济贫院 (Andover Union), 成立于1835年7月,由安多弗地区的济贫法委员会管理。这里指的是1845年的安多弗丑闻:该院条件恶劣,劳动极其繁重,居民不得不以碾碎的骨头上的腐肉为食。

157 植物学湾 (Botany-Bay),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海岸。1770年4月,库克船长首次登上澳洲大陆,并宣布澳大利亚东海岸为英国所有。1788年,来自英国的第一批流放囚犯送到此处。

158 米契尔, 约翰 (Mitchell, John 1815-1875)——“青年爱尔兰”团体的领导人,1848年由于参加爱尔兰起义而被流放到移民区。1853年逃跑并流亡美国。

159 瓦尔特, 约翰 (Walter, John 1818-1894)——英国《泰晤士报》的第二代所有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英国众议院议员。

范·迪门斯地¹⁶⁰上畜牧没有在阿卡迪亚州¹⁶¹放羊那么开心。他们知道，政府的人最近正在计划把贫穷的女孩运送到植物学湾，而她们唯一的罪行仅仅只是爱情——我们必须让那些女孩清楚地知道：“要在陛下最远的领土里好好改善你们与男人交往时的妇德”。英国和爱尔兰的穷人们很清楚这些，不愿意配合政府，他们宁愿故步自封。

此外，马尔萨斯人口理论¹⁶²已经证明了它对于整个移民史来说是愚蠢的。剩余的人口以及工人们正遭受的苦难，是英国工业的基础，很显然把所有穷人都带到那个世界去是不可能的。

如果英国甚至还参与到战争当中去，人们最终可能会像1810年一样再次在伦敦街头唱起那首老歌：

如果公爵在战争中遭遇不测

那么老英格兰人会如何呐喊：

哦，他们会许愿，让那些被我们

送到植物学湾的年轻人回来吧。

伦敦，5月31日。乔·格雷¹⁶³爵士昨天晚上在教区议会中就罗什[Roch]先生的质问解释，已经采取措施来全面执行米契尔的判决：这受到了几乎所有议员热烈的掌声。——罗伯特·格娄弗诺¹⁶⁴勋爵随后就面包师傅和徒工们关于工作时长等方面申请，提出了一项动议，但经过短暂的讨论，这项动议最终以12票的多数被驳回。——然后，包法利¹⁶⁵先生要求改革宗教法庭；但因为乔治·格雷爵士说，政府已经打算接手这些事宜，因此没有通过投票表决。——包令博士¹⁶⁶随后提请众议院注意一件事，那就是有将近七百万英镑，即政府收入的八分之一，逃脱了议会的审查。——查·伍德¹⁶⁷爵士试图从政府方面反对由此产生的动议。——西布索普¹⁶⁸上校以对包令先生的人身攻击，对此事做出了回应。——这种情况下，休漠¹⁶⁹先生要求后者坚持他的提议，并在随后的第一次投票中获得了一票的多数，在第二次投票中获得五票反对大臣的多数票。政府的失败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菲格斯·奥康瑙尔¹⁷⁰先生的要求下，稍后就全国宪章运动¹⁷¹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昨天晚上内阁在上议院就《爱尔兰济贫法》¹⁷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表决，这个提议来自卢坎¹⁷³勋爵，虽然兰斯唐侯爵¹⁷⁴，格

160 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旧称，当时是英国的流放地。

161 阿卡迪亚州(Arkadien)，位于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卡迪亚”原文arkadia，意为躲避灾难，被西方国家广泛引伸为“世外桃源”。

162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Entvölkerungs-Malthus)，指英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理论，其观点首次出版于1798年。

163 格雷，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伯爵，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35-1839)，陆军大臣兼殖民大臣(1846-1852)。

164 格娄弗诺，罗伯特(Grosvenor, Robert 1801-1893)——男爵，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英国众议院议员。

165 包法利，爱德华·普莱德尔(Bouverie, Edward Pleydell 1818-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众议院议员；曾任贸易副大臣(1855)，济贫法问题委员会主席(1855-1858)。

166 包令，约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自由贸易派。1847-1852年任驻广州领事，1854-1857年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1856年借口亚罗号事件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167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

168 西布索普，查尔斯·德·拉特·沃德(Sibthorp, Charles de Laet Waldo 1783-1855)——英国保守派政治家，众议院议员(1826-1832、1835-1855)。通常称他为西布索普上校。

169 休漠，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激进派领袖之一。

170 奥康瑙尔，菲格斯(O'Con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

171 宪章运动(Charterbewegung)，1836-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为保障自己应有的权利而掀起的运动，这次运动有一个政治纲领——《人民宪章》，因此得名为宪章运动。

172 《爱尔兰济贫法》(das irische Armengesetz)，英语Irish Poor Laws。指1838年通过的一系列议会法案，旨在解决由于爱尔兰普遍而持续的贫困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该法案以1834年英国的《新济贫法》为蓝本。

173 卢坎，乔治·宾汉姆(Lucan, George Bingham 1800-1888)——爱尔兰贵族和陆军军官。爱尔兰大饥荒期间，他驱逐了数千爱尔兰租户，将土地租给了富有的牧场主。

174 兰斯唐，亨利·配弟·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侯爵，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06-1807)，枢密院院长(1830-1841、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63)。

雷伯爵和坎贝尔¹⁷⁵勋爵都表示反对，但是最终以六票赞同票的大占比通过这份提议。

国债在宪章运动后从84½降到了83¾和⅓。5月31日3点。

* 布拉德福德。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贸易危机之后当地的工人都变得激进，甚至开始暴动。从五十年前起，北部地区、兰开夏¹⁷⁶和约克郡西区的手工制造区就是激进的工人运动的中心，他们不会受到4月10日伦敦宪章运动失败的打击。相反，他们只是在准备自己的行动。尤其是约克郡西区的工人，他们十分冷静且坚定地开展工作。他们开始进行军事演练，他们的操练规模达到了几千人，他们准备好了信鸽，这些鸽子能够把他们的命令传到各地。宣传煽动每天都在扩大。地方官员开始传唤特警；演练被认为是非法的。

周五，4月26日两名因为操练在宾利铁路车站被逮捕的宪章运动者因为2000人声援而被释放，其中一人又一次出现在了周日下午的会议上。4月29日为了抓捕两位宪章运动的主心人物，40名特警前往布拉德福德，却遭受到民众的袭击和殴打。所有的商店都马上关闭了，之前在郊区的宪章运动逐渐蔓延到布拉德福德，他们列队穿过街道，通过信鸽和附近的朋友会面之后又撤离了。

在这期间地方当局将他们的部队、义勇骑兵（骑马的农民民兵）、警察和特警都集中起来，并让其中的武装者在凌晨4点左右接近在街头聚集的人群。在阿德莱德街道上，一大群宪章运动者严密地堵住了武装者的去路。警察开始攻击。宪章运动者以短棍和石头进行反击，结对驱逐警察。但是面对轻骑兵的进攻，他们在勇敢的抵抗后还是退缩了。18个人被抓。而宪章运动被缴获的最危险的武器，竟然仅仅是一把匕首！此后，更多的人被逮捕且缴获了一些长矛。为了一劳永逸地完成冗杂的流程手续，在大街上宣布该冲突为动乱。

利兹¹⁷⁷。这里在过去的14天也存在着连续不断的宪章运动的演习。

检查电传机

奥尔德姆，5月31日。这里爆发了动荡；窗户都被打破了，工厂也停止了运作。

曼彻斯特，5月31日，中午。奥尔德姆人在这里站了半小时。警察和特警纷纷将他们阻挡在路上。曼切斯特人非常安静。

波兰

克拉科夫，5月27日。加利西亚¹⁷⁸代表团已经从相关部门得到了他们请愿书的答复。州议会将在伦贝格¹⁷⁹和克拉科夫举行。选举将于5月30日周二在克拉科夫地区举行，以及6月2日周五在市区继续举行。留在这里的流民已经得到了相关部门发出的更久的逗留许可。

《奥格斯堡总汇报》¹⁸⁰

[第四版一栏]

美洲

纽约，5月16日。沃尔克[Volk]宣称，他不是新一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在信函中克莱¹⁸¹和泰勒¹⁸²将军互相建议对方不要竞选总统职位。两人都是候选人。

国会几乎只关心波尔克总统的提议，即赶快援助尤卡坦半岛抵御英格兰人。卡斯¹⁸³先生支持这一提案。他认为，英格兰已

175 坎贝尔，约翰 (Campbell, John 1779-1861)——男爵，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和法学家。1830年起为英国众议院议员。英国一系列法律是与他的提案相关的，例如《继承法》《不动产限制法》《遗嘱法》《版权拥有权法》《致命事故法》《不良法律程序法》等等。

176 兰开夏(Lancashire)，又译为“兰开夏郡”或“兰开郡”，位于英格兰西北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8世纪为最大的纺织工业区，19世纪后期采煤业兴起。

177 利兹(Leeds)，英格兰中部工业城市，在西约克郡，位于伦敦以北270公里。19世纪英国工人宪章运动发源于此地。

178 加利西亚(Galizien)，现在乌克兰西北部以及波兰东南部。19世纪为奥地利王室领地。

179 伦贝格(Lemberg)，乌克兰语Львів(利沃夫)，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1845年划归乌克兰。

180 《总汇报》(缩写A.A.Z., 即Augsburg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先后在杜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对其称呼时常加地名“奥格斯堡”)，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181 克莱，亨利(Clay, Henry 1777-1852)——美国律师和政治家，参议员。第七届众议院议长和第九任国务卿。1824、1832和1844年参与总统竞选。由于他在化解部分危机中的作用，赢得了“伟大妥协者”(Great Compromiser)的称号。

182 泰勒，扎卡里(Taylor, Zachary 1784-1850)——1849年3月起任美国第12任总统，任期前十六个月去世。美国陆军少将。他是率领美军打赢1846-1848年美-墨战争的主要将领之一。

183 卡斯，刘易斯(Cass, Lewis 1782-1866)——美国军人和政治家。曾任国防部长(1831-1834)，1848年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经是地中海的统治者。从英格兰占领尤卡坦半岛那一刻起，它也将统治墨西哥海岸。英格兰渴望征服世界。必须声明，英国占领古巴的企图将受到古巴统一力量的回应。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他没有长远地考虑要从西班牙人手中带走古巴夺走，但西班牙必须知道，美国不会容忍古巴落入其他人手中。西班牙的君主制正在瓦解。在它解体时，北美必须夺得古巴的所有权。他希望西班牙能认识到比起保留这座岛，将其出售更加有利。在范·布伦¹⁸⁴执政期间，美国部长不得不对此向马德里作出指示。卡尔霍恩¹⁸⁵先生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事实表明英格兰有意占领尤卡坦半岛。此外，它有权利在这里进行干预，因为英格兰、西班牙和美国同时被邀请进行干预。西班牙已经派出两艘军舰救助尤卡坦半岛的居民。

尤卡坦正处于危急形势中。印第安人占领了尤卡坦半岛东南部的城市巴尔喀拉¹⁸⁶，他们大肆进行纵火掠夺，不久后城市就变为了一片废墟。数千名难民已经抵达伯利兹，伯利兹即将遭到袭击。根据最新报道，有10000印第安人在巴卡拉南部40英里处的翁托河¹⁸⁷，伯利兹的居民召开会议，为他们的到来做准备。牙买加要求增派部队。印第安人选出了一位国王，称其为图特修，在西班牙征伐前他们的首领就叫这个名字。他在奇琴伊察¹⁸⁸遗址中被加冕为王。

商业新闻

斯德丁¹⁸⁹，5月30日。小麦35—46塔勒；大麦24—26塔勒；燕麦17—18½塔勒；酒精24½—24¾%；菜籽油9½—9¾%，九月和十月11½—11¾。

但泽¹⁹⁰，5月26日。小麦50—60银格罗申；黑麦30—37银格罗申；大麦22—26银格罗申；燕麦每蒲式耳¹⁹¹17—19银格罗申。酒精17塔勒，每120夸脱含80%。

股市新闻

柏林，5月31日。英镑—Sch.—Sch. 69 ¼ B.——G. Seeh.-Pr.-Sch. 78 ¾ B. 78 ¼ G. 奥地利金属4%—5%。

巴黎，5月31日。3%，48；5% 68½，法兰西银行1270，奥尔良¹⁹²560，鲁昂¹⁹³400，诺德巴恩公司355，斯特拉斯堡¹⁹⁴355。

在我们公民协会昨天的会议上，凭借忠诚的演讲和在科隆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而名声大噪的潘内斯[Pannes]先生发言说：首先人们必须回到当前政治局势的根源。最近的三起事件是从未曾发生过的，迄今为止对全世界来说也很陌生。这些重大事件中的第一件是马铃薯病害，第二件是作物歉收，第三件是货币危机，因此在维也纳和柏林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路障。众所周知，除了无产阶级外没有人参与这些路障。总的来说，政治与现在的整个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只由对政治一无所知的无产阶级带来。在对国王和王权进行颂扬后，演讲者最后说，他不知道到底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最好。

协会虔诚专注地从头至尾聆听了这场以乡村传教士口吻进行的持续了超过半小时的

[转二栏]

[第四版第二栏]

[接一栏]

演讲，甚至上述三件国际大事的联结也没有影响到协会的专注。

184 范·布伦，马丁(Van Buren, Martin 1782-1862)——美国第八任总统(1837-1841)，祖籍荷兰。民主党创始人。曾担任纽约州第九任州长，第十任美国国务卿和第八任美国副总统。

185 卡尔霍恩，约翰·考德威尔(Calhoun, John Caldwell 1782-1850)——美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美国第七任副总统(1825-1832)。政治上捍卫奴隶制，并推进少数民族政治权利。

186 巴尔喀拉(Balkalar)，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东南部小镇，现仅有18世纪堡垒和教堂遗迹。

187 翁托河(Rio Hondo)，墨西哥和伯利兹之间的界河，长约150公里，注入加勒比海。

188 奇琴伊察(Chichen-Itza)，玛雅人建造的哥伦布时代前的大型城市，遗址位于尤卡坦半岛北部正中。

189 斯德丁(Stettin)，波兰语Szczecin(什切青)，波兰西北部较大城市，奥得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曾经属于波兰，随后被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先后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

190 但泽(Danzig)，波兰语Gdańsk(格但斯克)，原普鲁士东部海岸城市，现在是波兰滨海省省会，以造船业著称。

191 蒲式耳(Scheffel)，旧体积单位，用于测量散装货物(例如谷物)，也称为谷物尺寸。各地蒲式耳的容量差异很大，1蒲式耳介于17.38-310.25升之间。但泽的1蒲式耳=51.46升。

192 奥尔良(Orleans)，法国中部城市，卢瓦雷省省会及中央大区首府。

193 鲁昂(Rouen)，法国西北部城市，滨海塞纳省省会及诺曼底大区首府。

194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东北部城市，下莱茵省省会及大东部大区首府。欧盟议会驻地。

布吕尔¹⁹⁵

上周日，即5月28日，我不幸在布吕尔魏斯魏勒先生的家中被逮捕，并在警卫室度过了几个小时。我的声誉因此受损，就此次逮捕，我声明如下：

那天在魏斯魏勒先生的舞会上，我和布吕尔当地的兽医鲁兹先生就当天一个政治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中，我不由自主地扯起了他的外套并撕掉了衣服上的扣眼。鲁兹先生认为我是故意这么做的，于是他跑到参加舞会的布吕尔市长彭赛列先生那儿对他说：“那家伙（他指着我）撕破了我的外套。”市长在没有了解事实也没有向我询问这件事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当着整个舞会人对着我大骂：“舍费尔你这个傻子，每次一有机会就开始干些卑鄙的事！”我回答他：“我和鲁兹先生的事与你无关，如他所说，我确实撕破了他的外套，但这是一场意外并非故意，我会赔偿他的损失。”

紧接着，布吕尔的木匠约翰·休伯特·齐尔跳到我面前，冲着我大声的喊：“你这个愚蠢的农民，你竟敢称呼我们亲爱的市长先生为你（而不适用尊称您）！”他攥得紧紧的拳头越过脸向着胸口挥去，我就踉踉跄跄跌倒了。这时铁匠海因里希·舍赫克也来帮着齐尔，挥舞着拳头对着我的头打。而市长，彭赛列先生并没有保护我免受毒打，反而立刻下令让警察逮捕我。我们三名男性，由画家菲佛先生押送到监狱，期间菲佛先生不断地像雄鸡一样竖起他的步枪。随后我晚上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左右，市长出现在监狱并且宣告我可以回家了。对我的逮捕绝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为我没有侮辱任何人，也没有犯罪行为可以被归咎。市长先生虽然与我有多年的私交，但也可以随时追究我的责任。在刚才激烈争吵中我没有留意到的“你”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但是我在市长面前这样称呼他，是一种令市长名誉受损的责骂，我总在每个时刻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对此我深感抱歉。市长先生确实有理由逮捕齐尔和舍赫克先生，因为他们对我施加了虐待。就像逮捕那几个在我被逮捕后，又在市长先生面前打架的人一样。

我被捕的最佳证据就是，市长在两个小时后又将我释放，并在此之前在监狱中以我的状况为乐。

在我向我的同伴转述这一事件过程中，我也告诉他们，我已经将市长彭赛列先生对我的“卑鄙的事”、这样的不当言辞和非法逮捕上报给国王了。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找到许多证人来作证。

莱茵多夫堡¹⁹⁶，1848年6月1日。

舍费尔

米尔海姆¹⁹⁷，6月1日。以下这篇公开信今日在法兰克福议会中流传，并在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多人的签名。

高级会议！

来自欧洲大陆最强大、最广阔、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两个国家的代表们此刻聚集在这里。这一时刻就在此时来临：这是世界所见识过能够成为现实的最伟大的场景，就是

[转三栏]

[第四版三栏]

[接二栏]

两国国民议会携手推进欧洲的解放与和平。早在今年5月23日，马拉斯特（Marrast）先生和瓦万（Vavin）先生就向法国国民议会提出了关于给德国人民和德国议会的一些建议。这一公开信的目的不在于其他，而正是要实现德国与法国的联合以及恢复意大利和波兰的国籍。但是这两个问题，欧洲对此满怀忧虑地期待得到解决方案，这使得与法国达成一致是符合最高层次的愿望价值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手段是如此合适，来重新唤起对未来的信心，振兴贸易和工商业，消除威胁着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来应对所有可能存在的德国各州与祖国分离的渴望和所有针对获得的人民自由做出反应的尝试，以及一举根除对长期破坏性战争和突袭来的暴行的忧虑，这是作为德法两国兄弟一样的联合。真正自由的人民只知道一个敌人，那就是暴行，只拥有一个野心，那就是文明传播的竞争。真正自由和有教养的人民之间是不太可能爆发战争的，他们违背人性，结果就是道德败坏和自由丧失。德国的代表们！我们坚信，你们会友好且真诚的接受法国的建议，就像是人们向你们展示的那样，是的，你们会尽可能快的采取这些建议。你们要开启一个伟大的造福世界的人民联盟，一个符合我们时代整个方向的联盟！你们这一联盟的目的是：“德国和法国是为了人民的自由，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幸福！”

我们从不怀疑，我们所表达的愿望是我们的国家愿望中最大的一部分。

195 布吕尔（Brühl），德国莱茵河畔的古镇，世界文化遗产奥古斯塔斯堡所在地，位于科隆西南10公里。

196 莱茵多夫堡（Rheindorfer Burg），位于科隆和波恩之间的一个小镇。

197 米尔海姆（Mühlheim），德国黑森州美因河畔的一座小城，在美因河左岸。

米尔海姆, 1848 年6月1日

(以下为签名)

科隆地方议会的谈判

5月30 日晚上六点的会议

听取了城市建筑工程师的报告, 关于工人们继续工作和正在进行的必要建筑, 委员会决定, 贫民学校和教会事务常设委员会请求尽快批准首要而迫切的学校建筑的报告, 此外, 城市建筑工程师立即制定关于在马丁斯费尔德附近建新运河的计划和成本预算以及用于城市排水的公共下水道修建的项目。——然后决定向圣库尼贝特教区委员会立即汇付两项在1848年和1849年到期支付的分期付款, 这是前些年用于圣库尼贝特地区扩建所批准的补助, 金额为1686塔勒20银格罗申, 但这笔款项只能用于建设的继续推进而不能用于支付已经签约的债务。——关于圣科伦巴学校后方小片公共空地的转让, 政府对此得到授权与相关的公有财产所有者签订了合同。——此外, 在听取了委员会关于批准债务延期偿还的报告后, 地方议会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主张政府赋予法官权利, 在充分考虑所有相关人员和情况的前提下, 对申请强制拍卖的延期付款申请作出决定。”——博街石路面铺设得到批准, 这项建设接受有关居民为此提供的自愿捐款, 以及采购用于公民医院新围墙所需的下门迪希房屋用石作为原材料, 并由当地石匠加工。最后任命了一个委员会, 就一名成员提出的降低煤气价格和煤气表费用与煤气照明公司进行谈判, 并继续报告此事。

[第四版下部一栏]

邮轮 科隆, 1848 年6月2日

抵达: 弗兰茨·格尔林来自莱茵河下游; L. 赫尔曼来自坎城。

前往: 金佩尔博士到美因茨; 施佩特女士到莱茵河下游; B. 佐默到曼海姆。

负责人: 杰克船长, 去往胡尔奥特区到伊姆雷区; L. 杜克弗雷, 去往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鲁尔区)¹⁹⁸; J. 克海木尔和M. 韦伯尔, 去往安德纳赫¹⁹⁹ 和新维德²⁰⁰; G. 韦德奈尔, 去往科布伦茨²⁰¹、摩泽尔河²⁰² 和萨尔河²⁰³; R. 拜耳, 去往特利尔和萨尔河; H. 莱恩韦德, 去往宾根²⁰⁴; 安东·本德尔, 去往美因茨; 舒尔茨女士, 去往下美因茨; C.W. 穆勒, 去往美茵河中上游; 慕斯女士, 去往海尔布隆²⁰⁵; H. 胡博(德罗尔), 去往坎城²⁰⁶ 和斯图加特; H. F. 布什翰摩尔, 去往沃尔姆斯²⁰⁷ 和曼海姆。

此外: 辛根朵克船长, 前往鹿特丹, 科隆10号。

此外: 科夫船长, 前往阿姆斯特丹, 科隆2号。

水 位

科隆, 6月2日 莱茵高地7 英尺2 英寸

198 米尔海姆(鲁尔区)(Mülheim der Ruhr),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河上一座小岛上的城市, 19世纪是皮革和煤炭之城, 1966年最后一座煤矿关闭。目前是许多著名食品公司总部所在地。

199 安德纳赫(Andernach), 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 生产徽章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传统。距离当时普鲁士莱茵省首府科布伦茨21公里。

200 新维德(Neuwied), 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 位于莱茵河东岸, 在科布伦茨西北12公里。

201 科布伦茨(Koblenz), 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 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19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省会。

202 摩泽尔河(Mosel), 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 莱茵河最长的支流(545公里), 流经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 在科布伦茨注入莱茵河。

203 萨尔河(Saar), 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 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的右支流, 长246公里。

204 宾根(Bingen),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 位于纳厄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

205 海尔布隆(Heilbronn), 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 连通曼海姆和斯图加特的闪卡尔河穿过该城。

206 坎城(Kannstadt), 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的小城之一。1900 -1933年称康斯达特(Cannstatt)。1993年7月23日在名称前加“Bad”一词, 突出该地的温泉特色。

207 沃尔姆斯(Worms), 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 位于莱茵河西岸。

科隆自卫团

根据军事命令第9条款中规定的当地自卫人员的执勤令，今日起生效。科隆市的自卫队值勤从今天开始将以下方式执行：

I. 白天警卫在市政厅先前第14中队所在的值勤地点值勤。

II. 六月份晚上8点进行的夜班值勤驻地如下：

第1分队驻地在之前第10中队所在的值勤地点耶稣中学。

第2分队驻地在市政厅，暂时位于通常所说的金色殿堂。

第3分队驻地在之前第9中队所在的值勤地点阿佩尔庭院。

第4分队驻地在之前第7中队所在的值勤地点，塞西莉亚街的军火管理处。

第5分队驻地在菘蓝集市上的军事警卫所。

科隆，1848年6月1日。

自卫团指挥官，
冯·维特根斯坦。

来自凯沃拉尔²⁰⁸ 的E. H. 海尔

倾情推荐他做的点心。他的摊位在集市第一排第25号。

出租一个宽敞的隔为2室的房间，有漂亮的地板及储藏室，并配一间封闭的地下室（不连通）。电报大街6号

[第四版下部二栏]

6月1日什托尔维尔卡餐厅进行的代表大会，反对政府部门提交的关于普鲁士宪法草案的抗议书，签名在以下地点：

1. 施托尔韦克先生的德国咖啡馆。
 2. 哈林先生的交易所。
 3. 赫尔佐格大街，雷卡特先生处。
 4. 弗赖许茨，霍赫大街，哈姆施蓬先生处。
 5. 约翰尼斯大街，啤酒商勒尔根先生处。
 6. 木屋巷的韦尔克先生处。
 7. 钟声巷的约斯提先生处。
 8. 龙贝格的棚屋。
 9. 佩尔勒普富尔大街，韦尔克处。
-

不容忽视！！！

我代表75名市民同胞，要求追究科隆市民自卫队指挥官的责任，他是否有权利将我们递交的这份包含伟大请求的，干净、纯洁的名单当作抹布使用。——

为了维护科隆市的安宁和秩序，每位初选选民都有权利自愿加入本地无名的自卫队。

登记名单是公开的。

艾根施坦大街75号

科隆，1848年6月2日

彼特·弗兰茨·屈特尔韦尔施，啤酒商。

酒店开业

在桑德凯尔大街32号的店内，友情推荐拜仁和科隆啤酒、葡萄酒和利口酒。

C. 凯尔

208 凯沃拉尔(Kevelar)，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城，属于杜塞尔多夫区。



我的

餐 厅

诚恳向各位尊贵的读者推荐我的位于波恩火车站附近(西洋镜餐馆)、所谓克纳本花园的餐厅。同时,为了防止出错,谨此提醒您,我们在莱茵门开了多年的餐馆“老酒馆”仍照常营业。

波恩, 1848年6月1日

约翰·塞伯·贝伦斯.

冰淇淋

室内外均有销售, 每份4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²⁰⁹, 宫廷承办商

[第四版下部三-四栏通栏]

《新莱茵报》.

关于公司章程的建议和确立以及公司合同签订的全体股东大会于:

今年6月18日星期天, 上午10点,

在迪伦波恩, 钟声巷13和15号。

外国人可派授权代表参会。临时收据作为入场门票。

科隆, 1848年6月2日

临时委员会

刊登在下一期 《新莱茵报》

上的广告只在中午1点前接收。

《新莱茵报》. 发行部

[第四版右下角第三栏]

艺术展览会

G. 统格, 科隆保罗岗

票价 2½ 银格罗申

月参观票价 7½ 银格罗申, 季参观票价 15 银格罗申, 半年参观票价 1 塔勒。

收集了数百幅新旧时代的画作。包括范奥克[Van Oyk]、帕拉梅德斯²¹⁰、卡拉奇²¹¹、迪德里奇[Diederici]、克拉纳赫²¹²、弗兰

209 斯托尔威尔克, 弗兰茨(Stollwerck, Franz 1815-1876)——出生于科隆的德国食品企业家。1839年起经营面包房, 40年代时拥有一家糖果和巧克力工厂和两家咖啡馆。1847年获得“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亲王法定供应商”头衔, 其产品在60年代享誉欧洲。1900年时, 他的后代经营的斯托尔威尔克公司是美国第二大巧克力生产商。

210 帕拉梅德斯, 安东尼奥(Palamedes, Anthonie 1601-1673)——荷兰肖像画家。另有同姓荷兰画家帕拉梅德斯(Palamedes, 1607-1638)。

211 卡拉奇, 安尼贝勒(Carracci[报纸错拼为Caracci], Annibale 1560-1609)——意大利画家。作品有《酒神巴库斯与阿里阿德涅》等。

212 克拉纳赫, 卢卡斯(Cranach, Lucas 1472-1553)——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和宗教画家, 萨克森王国的宫廷画师, 流传的画作5000多幅。他的大儿子汉斯·克拉纳赫(1513-1537)、小儿子(与父同名, 1515-1586)、孙子奥古斯汀·克拉纳赫(1554-1595)也是画家。

克²¹³、小布罗奇²¹⁴、詹森²¹⁵、维安登²¹⁶、特梅尔²¹⁷、兰格²¹⁸、饶斯²¹⁹、威廉姆斯²²⁰、瓦尔特斯²²¹、塔文拉特²²²、狄慈尔²²³、凡艾克[v. Eyk]、洛茨[Lotz]、特尼尔斯²²⁴、舒尔特[Schult] 和一些其他业余艺术家的作品均会轮流展出。

各种艺术收藏品也可以在此展出，展出是免费的，只有展品作为商品出售时，才收取适当的佣金。本次展览吸引数千国内外访客，因此物美价廉的物品预计会有很好的销路。

展览中有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新画作，由于一些原因低价出售。

参观者还可以观赏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铜板雕刻画。

无与伦比的啤酒

靠近莱茵神父喷泉，46号市场。

[转四栏]

[第四版右下角第四栏]

[接三栏]

在G. 统格，科隆保罗岗。

真正的椰子油苏打肥皂

最好的，最健康的，最便宜的清洁美容品。可用于面部，颈部，手等。

一块18分尼，六块7½银格罗申，一打(12个)15银格罗申。

《黑红金》

一部自卫团、民兵以及体操社的歌集。

精装只要3银格罗申。

该书已经出版了6000余册。

G.统格，科隆保罗岗。

一副伟岸壮丽的彩色风景画，先前售价60腓特烈金币，现在只要95塔勒。在G. 统格。

各式样的臂徽，民族特色锦带，头巾，钱袋，摔炮，以及大量玩具。在G. 统格，科隆保罗岗。

我的侍者雷特琴·克那普从31日起不再为我服务。

J.C. 哥廷

213 弗兰克，迈克尔·西吉斯蒙德(Frank, Michael Sigismund 1770-1847)——德国天主教艺术家，重现了失落的玻璃绘画艺术，1818-1840年被巴伐利亚王室雇佣为玻璃画家。

214 小布罗奇，威廉(Kleinenbroich, Wilhelm 1812-1895)——德国历史和政治讽刺画家，部分画作收藏于科隆国家博物馆。

215 詹森，约翰·费迪南德(Jansen, Johann Ferdinand 1758-1834)——德国历史和风景画家。

216 维安登，海因里希(Vianden, Heinrich 1814-1899)——德裔美国版画家。1844年在科隆举办画展。1845年起住在科隆。1849年5月定居美国威斯康星州。

217 特梅尔，威廉(Themer, Wilhelm 约1815-1849)——德国风景画家。在科隆生活和工作。

218 兰格，朱利叶斯(Lange, Julius 1817-1878)——德国风景画家。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安二世(1848-1864)绘制作品。

219 饶斯，莱昂哈德(Rausch, Leonhard 1813—1895)——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和铜版雕刻家。1848-1870年为杜塞尔多夫马尔卡斯滕艺术家协会(Malkasten)成员。

220 威廉姆斯，弗洛朗·约瑟夫·玛丽(Willems, Florent Joseph Marie 1823-1905)——比利时肖像画家，代表作《婚纱》。

221 瓦尔特斯，米迦林纳(Wauters, Michaelina 1617-1689)——荷兰画家，属于巴洛克风格。主要生活在布鲁塞尔。

222 塔文拉特，约翰内斯(Tavenraat, Johannes 1809-1881)——荷兰画家。

223 狄慈尔，安东(Diezler, Anton 1811-1845)——德国水彩画家。

224 特尼尔斯，亚伯拉罕(Teniers, Abraham 1619-1670)——荷兰安特卫普(1830年以后属于比利时)乡村、客栈绘画家。另有同姓安特卫普画家家族，大卫·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 1582-1649)、儿子特尼尔斯二世(David Teniers II 1610-1690)。



负责担保人: 科尔夫²²⁵

威·克劳特承印 圣阿加塔街 12 号

编译主持: 陈力丹

翻 译: 李瑾、巫琪、顾晓、郑伶俐、丁金双、洪娉君、叶俊廷、梁文瀚、陈晓盈、谭方、颜思哲、郭桦欣、何欣桐、杨青

审 读: 马嘉悦、陈力丹

编 辑: 马嘉悦、陈力丹

版面图: 孙墨闻

编译者: 陈力丹, 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李瑾等14人,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研究生; 马嘉悦,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师; 孙墨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课题来源: 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

225 科尔夫, 海尔曼 (Korff, Hermann 1824-1882) ——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 后流亡美国。